



江花

· 读书台 10

【镇江书香】

细小的虫子与伟大的科学家

■ 文/图 吴炳辉



《虫》(法)儒勒·米什莱/著,陈悠卿/译,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。

我有一个朋友,他儿子小时候喜欢养虫子,不是养蟋蟀打斗、养蝈蝈鸣叫,也不是养蜜蜂取蜜、养面包虫喂鸟,而是喜欢养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虫子,有几年的夏天秋天他都要陪儿子下乡捉虫子。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有点特别,一般的孩子要么怕虫子,见了虫子会躲开或尖叫;要么拿虫子玩,直至将虫子弄死。我朋友说他儿子对虫子既不怕,也不是玩,只是好奇,看怎样养。

法国历史学家儒勒·米什莱在他的散文著作《虫》第一卷开篇讲一个女孩到她爸爸废弃的房子去,看到大个儿的蜘蛛在屋角里吐丝结网,甲壳虫、蜈蚣在屋里跑来蹿去,爬来爬去,浑身发毛,难受至极,一下子便精神崩溃了,满面泪水地呼喊着:“啊,爸爸呀,您在哪儿呀……”米什莱说:“这就是孩子本能的恐惧与反感。但是我们全都是孩子,即使是哲学家,胸怀对全世界同情的意志,也免不了会产生这样的感觉。昆虫常常具有的那种武器对人而言似乎是一种威胁……尤其是热带地区,昆虫的形象往往都是让人看着浑身发毛的。”

米什莱说:昆虫的武器,比如夹子、钳子、锯子、钻子、切割器、轧延器、锯齿等等,仔细看来,往往是一些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具,是昆虫们用来维持生存的工具,是它们的劳动工具。只是昆虫们或爬或走的时候,把它们的钢铁一般的工具全都竖立起来,让我们觉得怪诞,凶猛,让我们不寒而栗。

我朋友的儿子会养好几种虫子。不同的虫子养在不同的地方,蚱蜢一类飞虫是养在细竹丝编的笼子里,爬虫养在瓶子里。晚上将虫子拿到阳台上,让它们吃露水;中午拿到家里最阴凉的地方。他还知道哪些虫子要喂毛豆米,那些虫子要喂草叶草茎,哪些虫子要喂饭粒,还有的要喝淡淡的糖水。他对虫子怜惜备至,有的虫子能养到冬天。同学来玩,只准看不准动。

米什莱在书中说画家格罗有一天看见他的一个学生走进他的画室。此人是一位英俊潇洒、凡事都不在乎的年轻人,帽子上夹着一只他刚捕捉到仍在挣扎的漂亮蝴蝶,他觉得挺得意的。画家见状,怒不可遏,大声呵斥道:“怎么!你这个混球,你就这样对待美好的事物么!你发现了一个美丽的生命,却不知如何爱护,竟然让它忍受酷刑,残忍地将它置于死地……你给我滚出去,永远别再进我的屋!永远别在我的面前出现!”这位大艺术家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?因为他心地善良,疾恶如仇。

米什莱在《虫》这本书中不仅记录了自己对虫子的观察和研究,还介绍了那个时代的昆虫学者群。我在阅读《虫》的正文和注释时粗略地数了一下,他提到的科学家有三、四十位之多,其中有的是祖孙三代,有的是兄弟俩。这些科学家用毕生精力研究虫子,或探索蜜蜂、蚂蚁的社会结构,或专注于毛虫的机体变化。那时打字机尚

未发明,更没有笔记本电脑,科学家们要用笔做详细的记录;没有高像素照相机、摄像机,要用手绘制图像;没有高分辨率且能放大几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,以致有人在粗陋的光学显微镜上用眼过度,成了盲人……

在众多的科学家中,米什莱特别推崇昆虫解剖学的开创者,荷兰生物学家斯瓦默丹。米什莱和斯瓦默丹童年的经历有些相似,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奋走上学术生涯。米什莱推崇斯瓦默丹,不仅是斯瓦默丹通过最细心的解剖,石破天惊地揭示了毛虫、蛹和蝴蝶就是同一种昆虫的三个状态,还因为斯瓦默丹有近乎疯狂的钻研精神以及高尚的人品。他经常发烧,仍每天早晨6点到中午用显微镜观察着昆虫;余下的时间,就不停地写。观察时他总喜欢夏天的大太阳,光线充足。他光着脑袋,免得戴帽子挡住光线,一干就干到“浑身湿透,大汗淋漓”。他的眼睛因为长时间地对着显微镜而疲劳不堪,视力减弱。1680年,斯瓦默丹已经长期患病,闭门不出,离群索居。他把自己的手稿留给了他的唯一的朋友,法国人泰弗诺。他死时只有43岁。米什莱说斯瓦默丹是对微小生物极耐心的大师中的大师,是最细微的细节贪婪的观察家,是一位充满诗情画意的人,是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人,是那些忧心忡忡地探索无限的人中的一个,是一个殉道者。

【炉边书话】

“旧锻坊题题题”之一

■ 文/卢伟庆



《旧锻坊题题题·锤叔河卷》锤叔河 萧跃华 著,董宁文 主编,北方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1版1印,定价48元。

爱一本书需要理由吗,不需要吗。若是自问自答,等于没回答——有时需要,有时不需要;有时尽管给出了理由,由于跳跃性太强,也显得无厘头。

记忆中的张埭老街,麻雀虽小五脏俱全。出了没有校门的小学右拐约30米,有一家红红火火、叮叮当当的铁匠铺,每天下午,火炉前,铁砧旁,两三名铁匠在劳作。一人用钳子夹住通红的铁块,另两人各抡一柄大锤,你一下我一下打铁,锤落处火花四溅。铁匠铺门口,小男孩呆呆地望着,想火花烫不烫人。长大了,铺子渐渐消失,似乎已经淡忘。见到“旧锻坊”三字,一下想起铁匠铺,总也想起铁匠铺,那场景中的力量,衰神特质的人特别需要吧——不知不觉吸收一些,每每接着走一段,走下去。

手头“旧锻坊题题题”丛书共四本,分别为锤叔河卷、邵燕

祥卷、朱正卷和姜德明卷。近年收到书,读完书,渐渐学着同好前辈的样子写两句话,称为题跋有点过,说是随记更合适,过后翻到,倒也不全是味同嚼蜡,属于是自产自销了。2017年7月在姜德明卷书前写:“与《孙犁集》《小西天影话》《副刊文丛》一起购于孔网新书广场,毛边本,镇江酷暑中。”似乎回到那个夏天。

丛书作者之一萧跃华先生在《后记:比着箍箍买鸭蛋》一文中介绍,斋名曾为“锻铁居”,锤叔河先生直言不如“旧锻坊”有意思,说:“《梦溪笔谈》中有‘锻坊’之说,你过去打过铁,现在爬格子,一个‘旧’字便将你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。”后来,锤先生快人快语,认为原来的丛书名“旧锻坊藏四老题跋录”太长,不如干脆用“旧锻坊题题题”。这套书宜读宜藏,功能多多:一来欣赏书影和四老

题跋手迹,二来悦读精彩的书话文字,三来根据书影寻觅心仪之书。四本书读完,在书虫进阶之路上有望向前迈一步。

《旧锻坊题题题·锤叔河卷》分“锤所作”“锤所编”和“锤所题”三辑。“锤所作”之一,《念楼小抄》一书“锤题”中一句:“所以它实际上可视为《念楼学短》的拾遗,不过没有附于‘合集’罢了。”因此,《念楼学短》的读者,还想寻得此册《念楼小抄》;“锤所编”之一,周作人《雨天的书》上面的“锤题”如此,有知堂味:“雨天不会很好玩,这本《雨天的书》却是很好很好的一本书,(萧瑶)小友你会发现这一点的,希望到那时你能够好好地读它。”“锤所题”一辑中,不乏书迷熟悉的《琅嬛文集》《我们仨》《珠还记幸》《负喧三话》等著作。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
校对 山水